

亲爱的，请吻我，如果这是最后一次

我只是害怕忘记你



一桩轰动全城的豪门丑闻，
曝光冷氏家族最蒙羞的
兄妹地下恋情！

红袖添香华语言情大赛
冠冕作家芥末绿
与湖南卫视热播剧
《花开半夏》一同共鸣

纯爱与原则的较量，背叛与逃亡的深爱，
催泪数千万读者！

——你还记得那个
你害怕忘记的名字，
你永远无法爱的人吗？

当黑夜迎来黎明，当回忆终将我们分内，
请吻我，拥抱我，把我刻入回忆，
永远永远别忘记我……

WO ZHI SHI
HAI PA
WANG JI NI

芥末绿◎著

她是她的命，她的光，
她的心脏，活下去的理由。
她亦是他的贪婪，他的罪恶，
和永远无法深爱的人。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只是害怕忘记你 / 芥末绿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38-9182-1

I. ①我… II. ①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836号

我只是害怕忘记你

编 著 者 芥末绿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182-1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一) 成人礼
017	(二) 情窦初开
031	(三) 挣扎
043	(四) 险些被强暴
058	(五) 断了她的念想
076	(六) 如何不爱你
088	(七) 父亲的秘密
103	(八) 五年之约
115	(九) 回国
129	(十) 争吵
143	(十一) 原来他也想她
157	(十二) 离开他
169	(十三)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184	(十四) 被谎言覆盖的真相
200	(十五) 以死相逼
212	(十六) 重逢
224	(十七) 回到他身边
239	(十八) 圆满
255	(十九) 番外：她和他



(一) 成人礼

夜如泼墨，偌大的冷家却灯火璀璨，一派辉煌。

“嘭嘭嘭！”

敲门声响起时，思虞还在为自己的成人礼做最后的造型——把一对白色的花形耳坠嵌入小巧圆润的耳垂中。

“思虞？”

门外传来喊她的声音，她却没立即去开门，而是往穿衣镜前一站，望着里头被一袭修身无肩小礼服勾勒出姣好身材的小女人，如花般娇美的唇微微勾了勾，转身走去门口。

“哇，思虞你好漂亮！”寒微目光发直地盯着出现在门口的好友，眼里满是惊艳。“你这样子出去，不知道要迷死多少男人，让他们为你神魂颠倒。”

思虞摸了摸耳坠回她：“来参加我成人礼的大多是我爸的朋友，年纪和他相仿，就算他们为我神魂颠倒我也不敢恭维。”

寒微眼前晃过一张张年纪在四五十岁左右的男性面孔，忍不住嘴角抽了

两下，揽过思虞的手臂道：“走吧，我们下去。”

思虞点头，和好友一起下楼。

楼下的大厅政商名流云集，全场衣香鬓影，完全是一场上流社会的聚会。

思虞环顾一圈没看到一张年纪在三十以下的年轻面孔。

“小虞。”温柔的女声入耳。

她看向来人，微微一笑：“妈。”

沈碧如打量过装扮后的女儿，眼里掠过一丝满意和骄傲。

“如姨，您和思虞站在一起，可真像一对姊妹花。”寒微开口，语气里染着笑意，却并无半丝打趣的意思。

众所皆知冷家各个男俊女美，沈碧如虽年近五十，却半点看不出老态，依旧风韵犹存。

“微微这张嘴就是甜，小虞的性子要是有你一半这么开朗我都心满意足了。”

“如姨这么说就不怕打击到我们的小思虞？”清朗的男声传来。

几人循声看向朝这边走来的英俊男人。

“槌擎？怎么就你一个人？锡云他们呢？”沈碧如诧异地问儿子的发小。

“锡云和齐莘还在C市，可能今晚赶不回来。”乔槌擎看向思虞，把手头一只精美的礼盒递过去，咧嘴一笑：“生日快乐。”

思虞还愣怔于他刚才说那个人今晚赶不回来那句话中，瞪着礼盒没反应。

“小虞？”沈碧如困惑地推推女儿。

思虞回神，有些歉意地接过礼物，勉强牵了牵嘴角，心头却满满地失落。

乔槌擎瞥她一眼，又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连着车钥匙和遥控器的精美挂饰递过来，“锡云知道自己赶不回，所以早准备好了礼物让我带给你。”

“咦，车钥匙？难道锡云哥送思虞的是一辆车？”寒微惊呼。

相较他人的惊讶，思虞却并没感觉到任何惊喜。

早在那个时候买第一辆车载她去飙车时，他就承诺过她，等她十八岁时他要送她一辆跑车。

所以没什么好惊喜的，相反倒是有些生气他竟然缺席她的成人礼。

思忖间，乔槌擎的手机响起，他歉意地朝众人笑笑，边掏出手机边往大



厅外走去。

沈碧如睨一眼女儿，拉过她的手：“小虞，你哥他——”

“妈，您不是说您一个朋友的儿子也在英国N大留学吗？介绍给我认识吧，到时候我过去也好有个照应。”思虞飞快打断母亲。

“这事就算你不说妈也会记得，走吧。”

思虞把礼物递给寒微，挽着母亲的手离开。

烦躁。

翻来覆去不知道是第几次翻身，思虞索性坐起来，屈膝靠坐在床头，瞪着发出朦胧灯光的落地灯发呆。

已经凌晨两点多，成人礼早已结束，可那个人却始终没出现。

其实今天除了是她十八岁生日之外，同时也是那个人二十五岁生日。

虽然兄妹俩相差七岁，但这些年，他把她捧在手心里疼着宠着。但凡是她想要的而他又能办到的，他从来没让她失望过，就连他在国外留学时，也只因她一句想他，便千里迢迢连夜赶回来。

被如此宠爱着，他对他的依赖远远超过父母，尤其是在她面前一向十分严肃的父亲。

可是这么宠她的人，居然缺席她的成人礼，实在是可恶。

而更可恶的是人回不来就算了，居然连条短信都没有，更别说电话了。害她整个晚上快快不乐，想必所有人都看出了她的不开心。

她恨恨地把被子拧成一团，又突然翻身下床走出卧室，径直走到书房旁的那间卧室，推门而入。

摸索到开关开了灯，视野里满目的黑与白。

白色的窗帘，黑色的床上用品，黑白格纹的地板和墙壁，就连床头柜和沙发都是黑白花纹，如同房间主人的穿着，永远是黑白两色。

她反手关上门，又关了灯，然后摸索到落地窗前那张大床爬上去，像往常他不在时那样，把自己整个塞入沾满他气息的被子里，闭着眼幻想成他就睡在自己身边抱着自己入睡。

这种催眠方法在她失眠时总是很有效，这次也不例外，不到十分钟，她便睡着了。而门外，传来一阵刻意放轻了脚步声。

已经睡着的思虞并没听到门被人从外打开的声音，自然也不知道有人进

来。

来人似乎对房间的格局十分熟悉，竟然不用开灯都能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活动自如。

深蓝的天光穿透落地窗透进来，映照出一张英挺冷峻的男性面容。

男人走向大床，单手解开衬衫衣领的领扣，另一手去摸索床头的壁灯开关。

但他忽地顿住，如隼黑眸锐利地探向传来轻微呼吸声的右侧方，同时身体本能地做出防御和攻击的姿势，正要动作，却又突然想起什么，黑眸缓缓轻眯，眼里流动的危险光芒敛去，化作一缕温柔。

静谧的空间扬起一声低笑，轻微的一声响后，昏暗的房间一片明亮。

并没睡得很熟的思虞显然是受到灯光的刺激干扰了睡眠，不舒服地皱眉抬起一条手臂横在眼上方，又要翻身，却有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让她无法如愿。

她挣扎了下，意识到不对劲，猛然睁开眼，然后对上一双噙满宠溺的温柔笑眼。

“……锡云？”

她困惑地喊了一句，不确定头顶上方那张脸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冷锡云已经习惯她不称呼自己哥哥而直呼其名，他亲昵地捏捏她的脸，俯身在她额际落下一个吻。

“虽然早已经过了十二点，但还是祝你生日快乐。”

额头上温热的触觉让思虞确定自己没有眼花，也不是在做梦。

“你怎么不睡自己的床，又跑到我房里来睡？”刚才如果不是突然记起她以前也偷偷跑到过他房里来睡，那他很有可能会误伤她。

这句话让思虞想起自己失眠的原因，而害她失眠的罪魁祸首却毫无自觉，简直是可恨。

她冷哼了声，从床上坐起，也不看他，一言不发地掀开被子要下床。

“思虞，”冷锡云握住她纤细的手腕，拉入怀里，单手捏起她的下颌锁定她泛着怒气的小脸，轻笑，“生哥的气了？”

“是。”思虞大方承认。

“因为我赶不回来参加你的成人礼？”

“是。”



“对不起，途中齐辛的车子出了点意外所以耽搁了。”冷锡云简短解释，笑睨了一眼生气的妹妹，又去捏她的脸，“我就知道你生我的气，所以扔下齐辛风尘仆仆赶回来向你道歉。”

思虞又哼了声，绷着的脸却缓了缓。

“送你的跑车喜欢么？款式颜色和性能都是按照你对车的喜好定制的，有没有开出去试试感觉如何？”

思虞打掉他捏住自己下颌的手，看他的眼神有些哀怨：“你都不在家，我怎么试？”

冷锡云挑眉：“那你想不想去过把飙车瘾？”

“现在？”

冷锡云想了想，回她：“等我洗完澡，你也回房换套衣服。”

思虞回房换了衣服回到冷锡云的房间，他还在浴室没出来。

她走到他床边坐下，把玩手中一只长方形的精致小礼盒，嘴角勾着一抹浅笑，不时把盒子抛向空中，又稳稳接住。

如此反复了十多次，耳边才传来浴室门打开的声音。

冷锡云拿着一条白色毛巾边擦头发边走出来，身上黑色浴袍裹身，腰间的带子松松垮垮随意交叉搭在一起，走动时根本掩不住胸口那片蜜色的坚实胸膛。

思虞这些年看过不知多少次他从浴室出来的样子，却每一次都看得失神，尤其当她的目光落在那片坚实的胸膛上时，心跳会莫名地突然加速，“扑通”“扑通”地震颤着她的耳膜，甚至连手心都有些潮湿。

而这都要怪某人那张脸实在太祸国殃民了，不但害她从小到大替他收情书收到手残，就连身为亲妹妹的她也无法幸免被他那张脸蛊惑。

“发什么愣？傻丫头。”冷锡云似没察觉她目光中的异样，径直走到衣橱旁打开，从里头取出一套黑色的休闲服走到沙发旁。

思虞知道他要换衣服，忙转过脸去，耳边随即传来窸窣的换衣声。

“你今晚没回来，爸脸色很难看。”思虞边找话题边继续玩空中抛物。

冷锡云利落地套上长裤，黑眸睨来：“他的脸色几时好看过？”

倒也是。

冷氏集团的董事长可是出了名的黑脸包公，不论是性子还是为人处事，都和他的姓氏一样冷。

“我听妈说，爸打算让你进他公司，说免得你游手好闲。”

她最后一个字落音时，冷锡云已经穿戴整齐走过来。

思虞闻到一阵沐浴乳香，立即停止空中抛物，转过身。

“我不进他的公司上班并不意味着我游手好闲，只是我对他的公司没兴趣。”冷锡云语气淡淡的，没什么起伏。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游手好闲。”思虞在他走到面前时微仰起头望着他，眼底掠过一丝狡黠，“不然你从哪里弄来的钱给我买跑车？”

“看我多疼你。”冷锡云轻哼了一声，习惯性地要捏她的脸，手却反被她捉住，随即手心里多了只精致的小礼盒。

“我知道你疼我，可我对你也不差，这份礼物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同样全球只此一款。”

冷锡云凝她一眼，扬了扬冷厉的眉峰，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镶满璀璨碎钻的打火机。机身呈漆黑色，周边镶着一圈碎钻，正面由碎钻组合成一个“云”字，而背面则是一个“虞”。

“两个字刚好镶了921颗钻石，加上周边那圈，总共是1314颗。”思虞踮起脚尖在他嘴角上亲了亲，“哥，生日快乐。”

冷锡云微微一愣，却不是因为她亲了自己的嘴角，而是……这串数字怎么听着感觉有些怪？

“怎么？你不喜欢？”思虞眯眼，语带威胁。

冷锡云笑一下，把礼物收起来，揣进口袋里。

“你送的，就算是一罐空气，我也会拿来当宝，更何况是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还差不多。”思虞亲昵地挽住他的臂弯。

“走吧，我们出发。”

之前因为气恼他缺席自己的成人礼，思虞压根就没心情去看他送自己那辆跑车。

直到两人下楼来到车库，她一眼瞥到车库里停着的那辆不论是造型还是颜色都极致漂亮的跑车，才震惊得忘了形，不可思议地以指腹触摸车身上由全球顶极汽车喷绘技师喷绘的红白水珠样图案，来回抚摸着，简直爱不释手。



冷锡云站在一旁望着她，俊容始终勾扬一抹浅笑，眼里满是对这个妹妹的宠爱和疼惜。

“走吧，以后你有的是时间仔细看，倒是我们不再走就要天亮了。”

他话落，走过去轻拍她的肩，走向副驾驶座，刚打开车门要坐进去，一只白皙的小手伸到眼前，手心里托着车钥匙。

“车还是你来开吧，我才刚拿了驾照一星期，还没上过高速呢。”

冷锡云抬眉，墨黑的眸微微一闪：“十六岁就敢无照驾车跟着樾擎和黑市专业飙车团伙飙车，你会没上过高速？”

思虞脸色微变，望着他的美目浮现一丝惊慌，而心里则偷骂乔樾擎：明明答应她不要把冷锡云在国外那几年她跟着他疯玩的事告诉冷锡云的，结果……

难怪他突然提出半夜带她出来飙车，敢情是想藉机训斥她。

她不悦蹙眉，以为接下来免不了要被训一顿，不料冷锡云却只是轻轻刮了下她的鼻梁，一副宠溺的口吻：“下不为例，以后别再让我知道你和谁飙车，即使是跟着樾擎或齐莘都不行。”

“那如果跟的是筠尧呢？”

听她提及另一个发小，冷锡云连想都没想便回她：“筠尧忙着创造他的顾氏神话，哪有时间带你去飙车？”

“可是他说过他随时奉陪。”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他们几个自然也当你是宝贝有求必应。不过筠尧真的很忙，你没事别去缠他。”

“好。”思虞答得爽快，笑得狡黠，“我以后只缠你一个人，缠一辈子。”

冷锡云轻哼了声，绕到驾驶座那边打开车门：“什么缠一辈子？要缠也缠不了多久了，你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飞英国，等你完成五年制学业回来，那时我已经三十岁，说不定已经结婚生子，到时就不是你缠我，而是你的小侄子小侄女缠你了。”

思虞一怔，脑海里浮现冷锡云怀抱娇妻而身边儿女环绕的画面，忽然觉得胸口一阵气闷，很不舒服。

“怎么了？”坐进车内的冷锡云见她没动静后看过来。

她摇头勉强一笑，弯身坐进去。

夜色深蓝，凌晨三点多的街道上只偶尔有出租车开过，因此路面显得格

外宽敞。

思虞把额抵在车窗上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脸上却是一副魂游天外的表情。直到跑车驶出市区往市郊的方向而去，她才猛然回神，诧异地望向驾驶座神情沉静男人：“你带我去哪？”

冷锡云透过后视镜和她对视一眼，眸底掠过一丝戏谑：“别说你对这条路不熟。”

“.....”

就是太熟了才困惑。

十五岁那年年末在冷锡云回国一个月期间她缠着他手把手教会自己开车，而他一走她便跟着刚荣升刑警队队长的乔樾擎半夜去临近市郊的海滨路和一群黑市专业飙车团伙赛车。

那时她只是无聊藉此打发时间，没想到玩过几次上了瘾，每周不出来疯个两三次，便觉得浑身不对劲。不过自从两个多月前冷锡云回国后，她便一直规规矩矩做着他心目中那个安分乖巧的妹妹。

而经过近两年的飙车生涯，她早已熟知本市大大小小的街道，尤其是这条临近市郊的海滨路。

“你不会是真带我去飙车吧？”不是才说了不准么？

冷锡云没立即回她，而是突然提速在环形车道上御风而行。

思虞出神地望着他好看的侧颜，不懂明明只有二十五岁的男人却怎么能够这么成熟迷人。她想起好友寒微的哥哥寒辙，似乎比他还大两岁，却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花花公子模样，整日游走在花丛中纸醉金迷。

而他却不同，在他那张笼在深蓝夜色下的英俊轮廓里，有的只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沉稳和内敛，如同一贯镇定从容的顾筠尧，同样偏爱黑白色，举手投足优雅矜贵。

看得太专注，连车子什么时候停下来都没察觉，还是车窗外响起叩击声，她才下意识转过头，然后看到一张眉头挑得老高的熟悉的脸。

乔樾擎？

“怎么，锡云开车太快把你吓傻了？”

一身仔裤T恤打扮的乔樾擎打开车门笑道。

思虞看他一眼，目光越过他探向不远处那几辆跑车旁倚着车门靠着男人，认出他们是曾和她及乔樾擎搭档飙车的那个黑市专业飙车团伙的成员，



不由纳闷：“他们怎么也在这？”

乔樾擎望着已经下了车的冷锡云笑：“不就是锡云半夜把我从床上挖起来，还让我找人等在这儿陪你过飙车瘾？”

听到这个，思虞突然想起乔樾擎向冷锡云告密自己和他搭档找人飙车的事，不禁狠瞪了他一眼，推开他下车。

“云哥。”

在冷锡云走近那几个男人时，思虞听到他们以近乎恭敬的语气这样称呼他。

“咦？你们和我哥认识？”

思虞自然地站在冷锡云身旁便下意识把手放在他黑色衬衫下的挺直腰线上，丝毫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在他人眼里看来有多亲密。

习惯了她这样举动的冷锡云不以为意地握住她那只手轻柔地拍了拍，黑眸却淡淡扫向对面的四个男人。而那几人奇怪地，一接触到他的视线便立即露出了然的神情，纷纷别开眼敷衍地笑着却不说话。

思虞觉得奇怪，正要开口问，就听冷锡云说：“他们和樾擎玩得熟，我以前碰到过一两次。”

只碰到一两次这帮玩命之徒就用那么恭敬的语气称呼他云哥？

思虞狐疑，却也没多问。

“时间不早了，别磨蹭了吧？”乔樾擎走过来，“路线我已经让李纶他们几个过来时先探过，终点是富仁路的废弃修车厂，谁的车最先到达那里，谁就是最大赢家，输家按平时的赔率翻倍。”

“哇，玩这么大？”乔樾擎话刚落就听一个染着一头银发的男人咂舌。

乔樾擎挑高一边眉看向开口的男人：“大么？”

“当然大了！平时赔率是四倍，再翻一个倍不就是八倍？那一场下来咱们六人一赔五怎么说输家也要赔个千把万。而如果我不幸是那个输家的话，那我就连车带人带内裤赔给你们也不够哇。”

众人哄笑。

“李纶，你就不能出息点？尽丢我们的脸。”同伙中有人笑骂道。

李纶尴尬地摸摸后脑勺笑：“在场的这些人当中除思虞外，就属我的操纵技巧最差。和别的团队成员还有得比，但比起你们几个，尤其是云哥和乔队，水平完全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认输都不行。”

“自己人玩玩而已，不用下赌注，输家只要请吃一顿饭就行。”冷锡云开口。

李纶眼一亮：“哈，有云哥这句话我的内裤算是保住了。”

众人又笑，随后各自上车热身，准备出发。

思虞也走回跑车旁，正要拉开副驾车门，冷锡云却拉住她，把车钥匙递到她手里的同时拉她到驾驶座旁打开车门推她进去。

“你来开车，我教你玩漂移。”

“嗯？”不准她再飙车却还要教她玩漂移？

“当是我补偿缺席你的成人礼。”冷锡云边说边倾过身去给她系安全带，两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靠得极近，近到思虞能在幽暗的夜色下看清楚他右眼角处的一枚颜色极淡的褐色小痣，和感觉到他喷洒在她搭在方向盘上的那只手臂上的温热气息。

思虞望着他棱角分明的俊容，呼吸窒了窒，不知怎么的，忽然就有种心悸然的异样感觉。

察觉到思虞的视线一直落在自己脸上，冷锡云抬眼给她一个询问的眼神。

思虞耳根一热，连忙敛住无边游走的思绪，边发动引擎，在一阵轰鸣声中调整乱序的心跳，边暗自庆幸自己的头发够多够长，能遮掩自己脸红的窘态。

不然三番两次被自己的亲哥哥的美色搅得心跳如雷，这若是传出去，她往后怎么见人？

“飙车虽然很刺激，但同时也是项很危险的运动，光有兴趣和熟练的操纵技巧还不行，还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旁骛，这样才能在尽情享受这项运动的刺激的同时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许是看出她的心不在焉，冷锡云出声提醒。

已经恢复正常地思虞侧眼看来，秀致的远山眉一挑，给清冷的眉目添了抹俏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我可是要缠你一辈子的。”

冷锡云不置可否的抬了抬眉，正要开口，这时深蓝的夜空中忽然爆开一簇绚烂的烟花，紧接着六辆跑车同时朝一个方向飞驰而去。

思虞虽然年纪小，胆子却大得出奇。冷锡云见她把车子开得像要飞起来，脸上却无半点女孩子该有的畏惧和惊慌，也不知道是她天生胆大，还是自



己太过纵容才把她惯成这个样子？

“锡云，我想超他们的车。”

刺耳的马达轰鸣声中思虞的声音入耳。

冷锡云点头微倾身按下一个加速的红色按钮，跑车顿时如箭般冲出去。而在超过李纶等人的车直逼乔槌擎的跑车后时，他让思虞把车开到乔槌擎跑车的内侧一下踩油门一下刹车。

乔槌擎见状立即猜到一定是冷锡云想让思虞从内侧大转弯超车，而他不过只迟疑了几秒一是要让他们超过去还是加速不让他们得逞，自己的车已然落在了思虞的车后头，更糟的是思虞一个大转弯断了他追上去的后路，迫使他不得不减速。

超车成功的思虞在赶到富仁路的那片废弃修车场时按耐不住心头的激动，车子一停下来便立即下车对着夜空欢呼。

冷锡云也下了车，点了根烟姿态优雅地倚在车旁，望着欢呼的思虞若有所思。

十多分钟后，其他五辆车也陆续赶到。

而让人意外的是跑到最后的那个居然是乔槌擎。

“乔队是不是觉得不下注不刺激，所以中途跑去马子那里玩了场全垒打？”李纶盯着乔槌擎笑得极为暧昧。

乔槌擎在一片哄笑声中白了李纶一眼：“就这么点时间玩什么全垒打，你早泄也没这么快吧？”他只不过是途中肚子忽然痛得厉害，所以找了个地方解决，这才跑到最后。

李纶呵呵一笑，目光触及冷锡云微蹙眉的神情，忽然想到什么，给了自己一嘴巴：“我这张嘴就是欠操，忘了思虞还是小女孩，抱歉抱歉。”

思虞无所谓地耸耸肩，反正和乔槌擎混了那么长时间，这些带颜色的玩笑她早就听得耳朵长茧了，什么全垒打、早泄，这还算是含蓄的说法，比这些更露骨的她都听过。

“乔队，刚才云哥说输家请大家吃一顿，现在都快六点了，回去也不可能再睡了，不如干脆你请我们喝早茶？”

乔槌擎看向冷锡云，用眼神询问他的意思。

“你们去吃吧，我两天没休息了，先回家睡一觉再说。”

“那齐辛回来我给你电话，晚上去朝歌聚一聚，顺便拉上筠尧。你回国都

两个多月了，我们几个还没好好聚过。”

冷锡云点头，捺熄烟回到车上。

思虞随意和大家挥挥手，也上了车。

“你是不是怕被爸抓到才急着带我回家？”

回家途中，思虞问。

冷锡云腾出一只手去揉了揉她那头细软丝滑的长发，笑道：“我为什么要怕他？”

虽然从小到大父亲待他一贯冷漠而且严厉，但他非但一点都不怕他，反而凡事都喜欢和他对着干，他越是想让他从商接管他的公司，他就偏不听他的安排而跑去学建筑。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意识到自己走神，他连忙撇去脑海里一涌而上的画面，敛神专注开车。

回到家刚好六点。

思虞在院子里下了车，由冷锡云开车去车库。

“你先进去，别等我。”

思虞点头，因为心情不错，步伐格外轻快，像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这时耳边忽然听见“啪”的一声，随即原本光线还有些昏暗的大厅顿时一片透亮。

思虞心惊了一下，慌忙中一抬眼便望见站在玄关与大厅交界处的那道明明不动声色，却无形中释放出一种强烈压迫感和怒气的身影。

“爸。”她有些心慌地唤了声神色阴沉地盯着自己的父亲，内心有种强烈不安的预感。

冷邛霖目光凌厉地自下而上打量过从小到大每次一见到自己就表现出一副惶恐表情的女儿，眼里的怒意更盛，连太阳穴的青筋都根根绽出来，还未开口，空气中已经充斥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你让你哥带你去哪疯了？”冷邛霖开口，连声音都透着一股子让人心颤的严厉。

思虞不语，已经习惯了在面对父亲时沉默。

“你也不小了，怎么还不懂凡事三思而行，自己疯还不够，还要拉你哥陪你一起疯？”

思虞动了动嘴唇，像是想为自己辩解，顿了顿，却是牵起一抹嘲讽的笑



容。

“爸，其实有个问题我憋在心里很多年了，一直没敢问您。”她抬眼直视父亲，虽然还是很忌惮父亲的严厉，但是那个问题她真的憋了很多年了，现在不吐不快。

“您是不是很恨我？”

冷邺霖心下微惊，但神色却丝毫未变，依旧是冷漠的。

“你胡说什么？我是你父亲，对你严厉一点你就认为我恨你？”

“可不认为您对我的态度是属于严厉范围。”趁勇气还在，思虞一鼓作气地控诉：“您自问您什么时候对我好言好语过？又什么时候给过我好脸色？不论是我生日还是我在学校取得傲人的优异成绩，您从来都是面无表情，既没对我笑过，也没夸过我，更别说给我什么奖励了，您冷漠得根本就不像一个父亲！”

她甚至还怀疑过自己不是他亲生的，所以曾偷偷跑去做DNA鉴定，结果显示她是他的亲生女儿。

真是讽刺！

她是他亲生女儿，而他却对她这么冷漠刻薄，她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以往被他训斥时就算再不服也从来不顶嘴的女儿，突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指责他不像一个父亲，这让冷邺霖心头的怒火更盛，再度开口时似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般，“我赚钱供你吃穿玩乐，给你的哪样不是最好的？你还想要什么奖励？”

“您是我父亲，在我未成年之前您供我吃穿那是您应尽的义务。而我要的并不只是这些，还有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爱！”

“放肆！”冷邺霖一声冷怒地暴喝，额头的青筋明显跳了几跳。“谁许你这么没教养对长辈大呼小叫？”

“爸，您怎么骂自己？我是没教养，因为您从来没教过我。”思虞冷声反击。

而回应她的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小虞！”听到父女俩争吵走出来的沈碧如惊呼一声后，从冷邺霖身后的方向冲过来。

思虞不知道父亲这一巴掌用了多大的力气，竟让她站不住脚地往后退了